

偵探小說
銀樓局騙案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偵探小說
銀樓局騙案

上海文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五版

偵探小說 銀樓局騙案 (全一冊)

◎(每部定價洋一角)◎

此書有著作權
必究

編輯者

寄塵生

發行兼印者

文明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南京路文明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中華書局

分售處 各省 中華書局

偵探
小說

銀樓局騙案提要

寄塵
同著
蕙生

清末京師一騙案發生。同時又有一命案。一拐案。均與此有連帶之關係。論者之目。都注視一少年與一女子之身。彼二人者。鴻飛冥冥。捕緝無蹤。厥後賴縣令之門客。探得此案詳情。始知彼二人實受他人之騙。而另獲得案中真犯。情節離奇。不可思議。

偵探
小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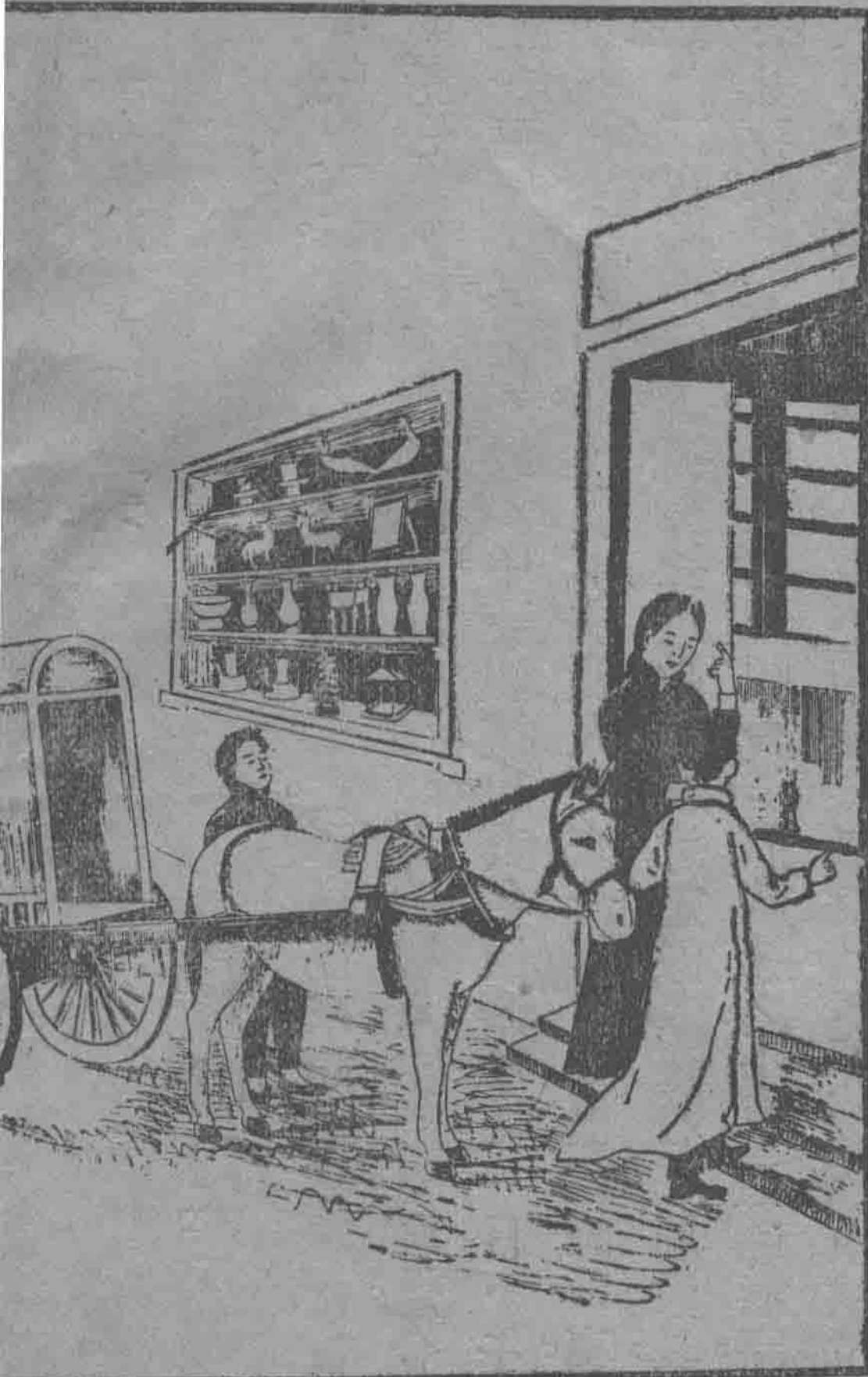
銀樓局騙案

寄塵
生同著

驢馬市大街。京城之通衢也。軟紅十丈。車馬往來如織。蓋爲百貨
匯萃之區。輪軌交錯之地。其間有巨肆焉。雕牆畫宇。備極輝煌。金
銀之器皿。燦然羅列於舖中。蓋銀樓也。其名曰聚珍樓。一日下午
有美少年。衣服麗都。駕騾車挾麗人而來。命店中人出首飾數事。
麗人一盼。輒不當意。往復揀選數四。纔選定釵環寶石之屬數具。
共計其值約五千金。麗人以目視少年。似欲購之。少年正色無語。
意若不欲也。復喁喁私語。少年探囊作無貲狀。麗人忽嬌嗔欲泣。

銀樓局騙案

銀樓局騙案



少年轉顏謂店夥曰。頃者所攜之貲不足。若差人送物至吾寓。卽攜價而回。可乎。店夥問曰。客何姓。寓於何地。客曰。吾陳姓。寓西直門外里許。店夥曰。西直門外耶。其意似訝其遠。陳曰。何妨。雇車同往。店夥以目視一老者。老者蓋店主也。陳之言。早已聞之。悉至是知夥之以目視己。似欲待己之命令。卽指衆中一少年曰。三兒。可攜貨隨客去。少年聞命而出。陳客視其人。年可二十許。狀貌樸質。頗類鄉人。此時店夥以麗人所選之物。包裹入一小匣。付三兒。又開一貨單付陳客。陳客攜麗人登車而去。三兒別雇一車尾之行。三兒旣去。聚珍樓主人倚門徘徊。其狀態之局促。可代表其心中如轆轤轉也。旣而自語曰。三兒當不至挾欸而逃耶。語時。凝目視

其時計曰頃者可出西直門矣。少頃又視則曰此時當在歸路矣。如是者數四。三兒猶不歸。樓主愈焦急。汗涔涔然被額而下。已而夕陽西下。滿街燈火通明。已而夜半。市廛冷寂。三兒竟不歸。樓主命人至西直門一帶偵之。已則駕車至三兒家。以訪三兒之母。記者至此。當分吾筆墨以追敘三兒之家庭。三兒黃姓。行三。人多呼爲三兒。北人也。父早故。兩兄亦繼亡。惟三兒侍寡母以居。三兒之父亦業銀工。積貲差足自給。於京畿僻地略置田宅。三兒幼習父業。於聚珍樓主稱世伯。故卽習業於其肆。三兒爲人謹愿。主人深信其人。故今日以此重任付託之。三兒出門之後。主人卽怔忡不寧。亦不自識其何故。及暮三兒不歸。乃大疑。不得不命駕至三

兒家以探消息。

是夜三鼓。大興縣署有人投署報案。問爲何事。曰。命案也。問其爲何人。其人自稱曰。吾御者劉保也。今夜聚珍銀樓主人。雇吾騾車而出。行至半途。與一騎馬者相衝。騾車傾覆。車中人跌於道左。此時馬已疾馳而去。追之不及。吾方扶主人起。手所捫處。血流沾襦。肌冷如冰。氣已絕矣。此必被馬踐斃者。特來報案候勘。縣令某公。夙慎重命案。聞其言。卽親往勘驗。旣至其地。則爲荒僻之所。騾車停於道旁。尸陳於地。血肉狼藉。爲狀甚慘。縣令命去其衣而視之。身上略無傷痕。惟喉間有刀傷一處。創口濶三寸。深亦數寸。血皆自此流出。責劉保曰。是人分明飲刃而死。汝言被馬踐斃何也。劉

保至此。面色灰白。不復能答一言。縣令揮人縛劉保。至署候訊。更舉燈四照。見道上果有馬足之跡。陷泥中。深約一寸。循馬跡而行。直行三里許。至人烟繁盛處。道上車馬之跡亦多。凌亂不可分辨。回溯馬跡之所自來。則離殺人處半里許。已有之。其初馬足印泥甚淺。亦整列成行。故知其行甚緩。漸近則漸凌亂無次。蓋其行益疾也。縣令命人取道上之泥塊。而無損其馬跡。攜之而歸。以備他日作對證。卽以銀樓主人之騾車載其尸而返。

明日之晨。銀樓主人之家族。聞信而至。並陳述三兒竊欺而逃之事。於是指劉保與三兒串通。而盜命兩案并爲一案矣。銀樓主人之子。名曰少山。此時以父慘死。又復損失巨資。哀呼痛哭。必求縣

令破案而後已。縣令問曰。三兒於汝父有仇乎。少山曰。似無仇。惟見財謀命耳。縣令曰。劉保亦所素識乎。於汝父抑有仇乎。少山曰。素不相識。今夜始雇其車耳。縣令曰。若然。命案自是命案。盜案自是盜案。三兒挾款而遁。金已入手。又何必再害其命。少山曰。非也。三兒幼事我父爲師。長而執業於我家。於理必無害及我父之事。今三兒故爲此不情之舉。使人疑盜金者與殺人者必爲一人。並疑三兒亦死於盜金者之手。此爲三兒之狡計也。縣令曰。此言似是。然毫無證據。何能遽判其殺人而盜金。縣令又問三兒之家族。少山一一告之。於是乃往三兒家勘驗。三兒之母。一龍鍾老嫗也。是時爲候尙早。方析柴爲炊。怡然自樂。

尙未知其子之陷於法網也。且炊且謂其傭婦曰。鄰家珠兒已三日不見矣。汝可知其何往。傭婦曰。主人何念之勤。豈欲得之爲媳婦耶。老嫗笑曰。三兒似有此意。汝不見三兒假兌換首飾之故。常至彼家與珠兒一面乎。且釵鈿之花樣。往往爲珠兒纖手所指示。故吾知彼二人非無情愫。惟恐彼家門第高。不能屈就於我。結此朱陳。吾故躊躇未言。不意爲汝猜得吾心。傭婦低聲曰。主人休矣。主人抑知鄰家珠兒果何往乎。老嫗聳肩曰。何往也。傭婦曰。私奔也。老嫗噤不能聲。傭婦曰。鄰家主人以其事醜。不肯播揚。託言歸其故鄉。實則路人皆知。惟吾主人耳聾未之聞耳。老嫗方又有言。猛聞呼呌聲。則如虎如狼之皂隸擁縣令至矣。鄉

嫗有生以來。未嘗見官長。一日聞縣令至。震驚失措。不知所可。縣令略詢三兒。老嫗夢夢然對曰。在某銀樓爲夥也。曰。昨日未歸乎。對曰。三日未歸矣。曰。汝知汝子竊歟而逃乎。老嫗乃益震驚。氣鬱塞而不能置答。縣令憫其老而愚。不之究。搜其家。亦無串竊之證據。後見傭婦。迫而問之。以爲或能得朕兆。傭婦亦未知三兒之踪跡也。然見縣令之威。乃以彼心所揣度者。答之以塞責。傭婦曰。他非所知。但知吾少主。夙與鄰女珠兒善。珠兒亦於是時失踪。或者二人相攜而遁耶。縣令聞言。爲之色變。蓋節外又生一枝矣。佯叱傭婦曰。吾問三兒。非問鄰家女也。鄰女失踪。彼不自究。何須汝多事。傭婦曰。或恐彼之失踪。牽及於吾少主耳。縣令默念傭婦言非

無因。卽命拘鄰家至而訊之。

鄰家徐姓。江南人也。主人三年前作古。賸主婦及兩弱女。僑居燕京而已。長女卽珠兒。幼女名琴兒。年弱於珠兒兩歲。至是縣令拘之。至徐氏婦。自稱珠兒前日省親出城。數日不返。吾亦頗疑其不肖。今方密偵之。不敢宣傳。以貽門戶之羞。其他非所知矣。縣令問曰。於三兒素相識乎。徐氏婦曰。識則相識。然亦不知其他。搜諸其家。無所得。縣令曰。汝女失踪而不追究。是事汝必知情。徐氏婦泣曰。冤哉。我苟知情。安肯縱女爲姦爲盜。卽喪心爲此。是時亦當遷居遠避。安有夢夢然猶無所知覺乎。

縣令察其情實。不窮究。命黃徐兩姓老嫗。均覓保人。靜候傳訊。以

御者劉保。有殺人之嫌疑。暫拘之。以俟案情破獲。更向兩家索得三兒與珠兒之照片各一紙。命人四出捕緝此二人。久之未得。朕兆縣令焦急萬狀。蓋以三案并爲一案。案情甚大。而兩人之踪跡。則鴻飛冥冥。不知所向。故深以爲憂。一日。獨坐密室。有門客唐姓者。突然進曰。我公欲破此案。其能用我之奇策乎。縣令喜曰。果何策。試言之。唐某四顧無人。附縣令耳密語良久。縣令色變。旣而曰。無已。姑行之。其計旣定。明日乃人贓俱獲。明晨傳黃嫗入。曰。汝子已就獲矣。殺人者死。國有常刑。今將斬於市。姑念汝母子之情。命與汝一見。於是叱役牽一人出。枷鎖被體。黃嫗遠立而望之。見斯人殊不類己子。自思得毋有誤拘乎。旣思

替吾子而死。吾又何言。轉瞬間而差役已牽囚人去矣。又傳徐媼入。亦如前。命與珠兒相見。徐媼明知非己女。而亦無言也。次傳銀樓主人之子少山入。謂之曰。汝所失物已獲矣。因陳金飾於几上。燦然奪目。少山見之。驟然無由辨其爲己物與否。囁嚅未敢卽答。縣令急言曰。三兒已獲。行將正法。汝之物仍當歸汝。其將去。少山聞此言。似覺案已斷定也者。亦不敢多辨。但自謂殺人者已將伏刑。而貲財又無損失。於是攜其金飾而返。又數日。逢秋決。斬數人於市。其中有一男一女。卽三兒與珠兒是也。謀財害命之案。至此若已有結束。實則非也。是卽唐某所謂奇計。而非實情也。不然。一夕之間。人贓俱獲。何得若是之速。且縣令亦

不至糊塗至此。略不追求證據口供。草草殺二人以了事也。然自是而後。外人均謂此案已了矣。卽有一二人指謫其草菅人命者。謂曰。殺人當不能若是之易。然又有人爲之辯曰。某公素稱公明。此事必不誣枉。或又曰。某公將別有用意乎。議論紛紛。莫衷一是。然大抵夙信某公之爲人。而不復疑其爲冤殺矣。然則縣令殺人欺人。遂將前案盡行勾消乎。則又不然。久之。此案之風潮已歸平靜。而聚珍銀樓忽又關閉。商店歇業。亦爲常事。初無與於他人。而聚珍銀樓之輟業。則更有一驚天動地之風潮與之而俱來。蓋市上謠啄紛紜。僉謂聚珍銀樓所兌出之首飾。其金色只得六成。其始人都被其蒙蔽。初不之覺。今一旦發